

一扇铁门，保存状况较好。2016年，这座废弃碉堡被改造成街头的景观小品。碉堡的顶部和檐口用铁皮保护，并栽种了绿化草皮，整座碉堡与周围的环境景观颇为融洽。

长宁区和虹口区的这几处碉堡，边上都竖立了铭牌介绍碉堡的历史来历。

但记者也曾了解到，有部分老碉堡直接被改造，用瓷砖等装饰物贴饰成花坛，种上花草树木。从外观上看，完全没有了碉堡的模样。譬如铁岭路 50 弄就是这番模样。这样的碉堡，当地居民称之为“经过包装”的。这样“经过包装”的碉堡，显然是有遗憾之处的。甚至因为瓷砖贴饰的缘故，未来都很难使得老碉堡恢复原样。而无法恢复原貌的老碉堡，实际上也失去了当下和未来存在的意义。

改革开放之初，上海军旅画家姚尔畅的一幅油画《岁月》，曾经引起过一些反响。画面上，一位白发老者，披着军大衣端坐在城市郊外一块石头上，面对一座碉堡若有所思，也许他的脑海里闪现出火光、硝烟，甚至呐喊，还有凝固的血、残破的战旗，但画中的他是安静的，身边的小孙女在采拾野花。

假若姚尔畅作品中的老者，面对的不是一座碉堡，而是一座瓷砖贴面的花坛，尽管花坛上也许花团锦簇，却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即使融入街头即景，碉堡，也该有碉堡本来的样子！

未来，可以有更多艺术表现

漕宝路七号桥碉堡本身保存较



漕宝路七号桥碉堡。



为完整，红色主题的雕塑放置在其附近。两者既有内在的联系，又没有“混搭”。如此一来，反而更好得凸显了其价值。看上去漕宝路七号桥碉堡保留了旧貌，实际上此等保留是费钱费力的。

七号桥碉堡被修建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，是在 1994 年。当时七宝镇花了 100 多万元。而在此前后的一段时间里，恰恰是上海拆碉堡的一个高峰。宝山区武装部军事科前任参谋，专管拆碉堡的李成浩披露，宝山地区开始大规模拆除碉堡是从 1978 年宝钢项目上马开始的。到 1989 年以后进入了高峰，光由他经手的宝钢工地里就有 140 多个，

上图：“经过包装”的铁岭路 50 弄碉堡。

摄影 / 沈琳

月浦地区则有 100 多个。1992 年乡镇开发房地产高峰时拆得最多，新华村开发房地产拆了 12 个，大场镇开发房地产拆了 13 个，庙行开发房地产拆了 6 个。宝钢三期工程又拆了 21 个。这一期间，亦有本地农民不申报而偷偷拆除旧碉堡的，原因是为扩建住宅或偷用旧碉堡里国民党时代上好的“进口钢筋”。为此，他们还不惜花费几十天甚至几个月的劳力。

“现在，没有人再干这种傻事了。”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汤光明老师如是说。汤光明关注上海旧碉堡多年，曾骑着自行车陆陆续续把上海周围的碉堡拍摄了个遍。已经以碉堡题材开出过个人摄影展的汤光明认为，留存在上海的为数不多的碉堡正在发挥着另一种功效：记住 70 年前烽火硝烟，映衬 70 年里沧桑巨变。未来，仍留存下来的碉堡，还会发挥着这样的作用，留存在更长久的时空里。

在不破坏碉堡本身的造型，已经风蚀的旧貌的同时，如何让保存下来的老碉堡与周边环境更搭调，